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八 起重光單閏盡玄
熙執徐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
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
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

北兵欲還慮南兵之追截故
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

軍情因言于上自晉氏失馭劉石
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

丁亥魏掠居民焚廬

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

見上卷二十四年

江夏王義恭等奏彭

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

夏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廢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

請徙義康廣州上將

徙義康先遣使語之

使疏吏翻語牛倨翻

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

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

復扶又翻屢力

往翻又如字

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恐懼

拱翻

上慮不

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

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

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馳密啓言之也

上乃

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歿義康不肯服曰佛教

不許自殺

佛教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

願隨宜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使者

以被擒殺之

江夏王義恭以碣礮不可守召王玄謨

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礮

敗蒲賣翻去年蕭斌使王玄謨戍碣礮

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

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

盡帥其民渡江

帥讀曰率

山陽

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

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

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

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盱怡

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

待

也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

封洩便與之

洩疎鳩翻便毗連翻

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

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

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

山圖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

艷翻魏主遺質書

曰遺子

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

國人謂與拓拔氏同出北荒之子孫

也凡九十九姓

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

可滅常山趙郡賊

丁零自翟真叛慕容皆投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

胡歿滅

并州賊

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稽胡據之為寇氏

羌歿滅關中賊

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有國已滅而其種實繁

卿若殺之

無所不利

言於魏國無所不利

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

省示省來書所

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

爾自恃四足屢犯邊

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

王玄

謨還於東申坦散於西

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還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延之所謂清口

在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虎牢潰散耳爾

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

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

謂冥冥之中大期將

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

寡人受命相滅

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

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

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歟豈容復

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

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

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嫚書也兩陣相向惡聲至必反之毋庸以此為據

也乾音干

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

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

之粉之

細切薑韭謂之齏研碎米麥謂之粉齏牋西翻

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

本朝

朝直
遙翻

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

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

牛語

倨翻下
爾語翻

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劔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

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

鑱士衫翻又士
懺翻刺也雖也

曰破

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

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

以魏主書言其兵闔外正滅
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

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
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

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

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
朔故謂之正朔之民

并寫臺

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

臺格
宋臺

所立賞格也

佛讀如弼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羈絙

羈格
侯翻

絙古恒翻

大索也

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

出截其鉤獲之

縋馳偽翻桶他董翻隨木為之

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

土堅密每至

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

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

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

復扶又翻

莫有還者殺傷萬計尸

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

康遣水軍自海入淮

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

又勅彭城

斷其歸路

斷丁音翻

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

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

楫示若欲北渡者

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

以速其走計不

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

露板者書獲捷之狀露板上間

使天下悉知之上時掌翻

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已嘉璞之功又

益加其讓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

夏戶雅翻

或告

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

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

使疏吏翻

上勅

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

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

天祚為魏所禽見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殘破

上卷二十六年六州之生聚耳六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即加斬

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

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

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趑莫敢自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趑取私翻

超七余翻超
超不進也

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
易以此其所以敗

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史言亟用兵之禍

癸酉詔賑

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賑津忍翻蠲工
玄翻調徒釣翻

甲戌降太

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

戊寅魏

主濟河

自丙辰盱眙還師
一十三日始濟河

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

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鮮嚴初魏中書學生

盧度世玄之子也

魏神龜四年徵盧玄

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

罷家

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

吏囚罷子

掠治之

掠音亮

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

論語載孔子之言

雖

歿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

悅翻

終不言而

歿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

自晉以來有殿

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

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

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

亡籍沒者

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

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

書侍郎

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

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拔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

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

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偽為于翻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

魏主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

飲至告廟

左傳凡公行告

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近畿謂還平城千里之地降戶

江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

語牛倨翻

食盡且去須麥

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

芟所

街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

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余按晉

瑯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頤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
州主簿督郵之吏亦猶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蒞
符虜不能復來復扶印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

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

堡聚餓歿立至民知必歿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

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

生祖卧翻

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

有可尋

尋繹理也用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

鎮軍府典籤

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

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

板手板僚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

崇敬也

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

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

駿曰王

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

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

州別駕居羣僚之右故曰州端

曾無同異及聞

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

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

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

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

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

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

達之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

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

武幹

少詩照翻

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

主詰責之

典麤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鄴人謀反事因病還遲並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

爽

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

兵來常恐禍及墳墓

爽祖父皆葬長社

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

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

千餘家奉汝南

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

夏四月爽遣秀詣

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

鑠式灼翻降戶江翻

上聞之大喜

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

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

寇雖永和大元王化斃及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闕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

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僞立秀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

為潁川太守

考異曰宋畧云滎陽郡太守今從宋書予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

潁川太守授秀

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

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

田里不許

屏必郢翻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

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勲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

襲梁鄒城

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管縣東過梁鄒

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在唐齊州臨濟縣界

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

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

江夏王義恭領南兖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

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

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

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

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

也

尚之以湛之國戚

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

任遇隆重每事

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

歸湛之

朝直
遙翻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

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

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

監工
銜翻

頗信任左右又

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

覆敷
又翻

王

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

私田畜養雞犬

畜許
六翻

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

廛市中
空地一

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

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云：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 誨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

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

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

注見前

漢靈帝私立

府藏

事見五十七卷光
和元年藏徂浪翻

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

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

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

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望于況翻。

殷紂愛飛廉，惡來所

以喪其國

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喪息浪翻

今

東宮傷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

少詩沼翻

朝直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

去羗呂翻近其靳翻

所在田園

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

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

者言獲歛之時民力可以償稱通負則收之停滯居物至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

如此則休聲

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

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

惡烏路翻

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

任平城

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徒河任音壬

有寵於太子頗用事

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

斬道盛等於都街

都街即都市

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

辰太子以憂卒

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是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

加搜檢是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是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鉄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是謀殺佛狸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是淫於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是迎喪是至執之罩以鉄籠挫之三

百曳于鼓棘以殺焉又索虜傳云是弟秦王烏奕盱與是對掌國事是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

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

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

無辜甚悔之

為後宗愛弑帝張本

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

則司馬百年皆斬之

斌音彬

癸亥梁鄒平

蕭斌王玄謨

皆坐還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

何也對曰諸將奔還莫不懼罪

將即亮翻

自歸而歿將至逃

散故止之

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

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

十月庚申復如陰山

復扶又翻

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

軍郎法祐來修好

好呼到翻

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

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

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

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

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

南安王

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當考

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

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

於姑孰

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

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

中僧綽曇首之子也

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

幼有大成之度

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

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猶言思致也

練

悉朝典

朝直遙翻下同

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

舉拔咸得其分

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

及為侍中年二

十九沈深有局度

有局則能處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

不以才能高人

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

少詩照翻

欲大相付託朝政大

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

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

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

唐和入

朝于魏魏主厚禮之

唐和鎮焉耆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

叛州軍討誅之

州軍定州之軍也

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

坐與叛者通謀賜死

沮子余翻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

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

年四十五謚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

書作庚申今從魏書

尚書左僕射蘭延

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

侍

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

疋五下翻長知兩翻

徵秦王翰置之祕室

祕室祕密之室

提以濬嫡皇孫

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

素惡秦王翰

惡烏路翻

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

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

赫連皇后夏主勃勃之女也

延等

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
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
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
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史言

亂魏

庚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

武皇帝于金陵

葬雲中金陵

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

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

復扶又翻

上訪於群臣太子中庶子

何偃以為淮泗數州

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

瘡痍未復不宜輕

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

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

符驃騎司空二府

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

匹妙翻騎奇計翻

各部分所統

分扶問翻

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

勞酬獎于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

向碣磔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

據魯

與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勸與弟秀南歸是年遂與與秀俱來奔故並用之將即亮翻

雍州

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

帥讀曰率 考異曰索虜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

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恒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畧有臧質遣柳元景徇蒲阪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畧 今按考異所謂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

永茂度之子也

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

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

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

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

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歿

帥所類翻

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

據其關要

自中山至代有倒馬關飛狐關

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

向熟因資為易

謂因敵取資於事為易易弋鼓翻

嚮義之徒必應響赴

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

遣將領之

將即亮翻

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

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

拒太行北塞軍都

欲因山險置兵以苞舉相定幽冀之地行戶剛翻塞息則翻

因事

指揮隨宜加授

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衆以應宋師者先授之以官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

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

若能成功清壹可待

謂河南北肅清混壹之功可待也

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

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

上又使負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碣磳街中旨

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散悉賈翻騎奇計翻

尚書令何尚之以

老請致仕退居方山

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曰方山者山形方如

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

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

復扶又翻

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篠野王二

老漢陰文人之類

秋七月張永等至礪礪引兵圍之

考異曰宋畧七

月壬辰永師及礪礪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歷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礪礪非壬辰也

壬辰徙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

湘東王

彧於六翻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

使潘淑妃養之潘傳及宋九王傳皆云潘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

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

袁皇后謚曰元后殂於十

七年志
於避翻

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烏

故翻 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王

嚴道育

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為劫坐沒入奚官

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

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

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

笥器也相吏翻竹

曰簞方
曰笥

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

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

數所角翻詰去
吉翻聞音問

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

為于偽翻
上時掌翻必

不泄露劬等故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

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

像埋於含章殿前劬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

卒子恤翻鸚

鵡應出嫁劬濬恐語泄

慮巫蠱之語泄也

濬府佐吳興沈懷遠

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劬

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劬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

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

據此

則弑逆之謀濬實啟之劬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
詳察書意則劬濬逆謀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

者漸矣此書乃贊決其逆謀非啟之也

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

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

夏戶雅翻

鸚鵡先與天

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

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

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

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

呪職救翻咀莊助翻

又得所埋玉人

命有司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

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

揚州出鎮京口

十八年濬為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始先息薦翻

及廬陵王

紹以疾解揚州

紹帝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真後

意謂已必復得之既

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

濬求代義宣鎮江陵

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至都則弑逆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

上許之濬入朝

朝直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

上惋歎彌日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惋也

謂潘淑妃曰太子圖

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

濬小字虎頭

非復思慮所及汝

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

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

遣中使切

責劭濬

使疏吏翻

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

未忍罪也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諸軍攻礪礪治三攻道

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

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

自帝經畧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四鎮皆歛戍北去王玄謨

之出師礪礪望風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礪礪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

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

復扶又翻

張永夜撒圍還軍不告諸將

將即亮翻

士卒驚擾魏人

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

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

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髡幡棄城

走禿髡恐當作禿髮魯爽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
來聲執既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

臧質頓兵近郊

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不

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

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

古玩翻下同

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

水經注洛水自上洛

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闔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帥讀曰率

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

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

子也

蕭道成始見於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即亮翻

魏冠軍

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

水經注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

城東故城即故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涇津之名涇音豆

九月司空高

平公兒烏于屯潼關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為兒氏

平南將軍黎

公遼屯河內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

立

樹洛干卒于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始居伏羅川

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

遣

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

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

刺史西平王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僕蘭戰

于大索破之

杜預曰成臯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

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礪礪敗

還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

還趣仇池

趣七喻翻

已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

鎮厯城

更工衙翻

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

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自共當之耳

言諸將皆不可任也

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使示

永坦以激厲之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

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亦憤憤之辭也

義恭尋奏免思話

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

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

次也謚法不顯尸國曰隱

厚賜群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

竭

藏祖浪翻

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

好呼到翻

宗愛為

宰相錄三省

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秘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

總宿

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

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

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

牢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

在平城東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

余立纔二百二

日十餘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

羽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

百石郎中可以槩推矣魏以劉尼為羽林郎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

尼勸

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

事乎

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

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

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

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

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

復扶又翻

今又不立皇

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

史言陸侯父子皆有智略忠于後魏

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

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

魏都平城有鹿苑

麗抱皇孫於馬

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

弒南安王大逆不道

呼火故翻劉尼僅以弒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

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

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

帝諱濬太武皇帝之

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

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勤

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為

萬壽宮起永

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

考異曰宋索虜傳熹以烏奕肝有武略用以為太

子會熹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奕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為熹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

殺愛周皆具五

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群蠻反

水經注蕲水自江夏蕲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

枝津西南流歷蕲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

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

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

南史

曰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迷遠翻被皮義翻下同

詔太尉中

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討之

為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

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雍於用翻

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為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壽樂拓拔悉鹿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

長

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

賞定策之功也

十一月壽樂渴

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

皆卒 甲申魏主母閭氏卒

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

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

告其為巫蠱皆被誅

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弑逆不能聲其罪而誅之南

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被皮義翻

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問氏為恭皇后

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

屠直於翻

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

督四州之衆討平之

四州謂秦雍河涼

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

魏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

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

民間徃徃有

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

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

捨俗為僧

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鄴所毀佛圖率皆

修復

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

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為于偽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

以師賢為道人統

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

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蜀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凉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鑿術還俗而守道不

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
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丁巳魏以樂陵

王周忸為太尉

忸女九翻

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

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膺之寄朝臣無出

其右者

朝直遙翻下同

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

世嫡

皇孫故曰正統

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怙天之功

怙義與叨同貪也

以千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

事先朝忠勤著效

陸侯事世祖威行北鎮功著閭中

今年逼桑榆

桑榆晚景

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

為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

考異曰魏紀

曰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

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

孫

復方目翻

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

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群

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

虛也

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弛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

固與之乃

取戎馬一匹

示欲宣力於邊垂

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

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

高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天豈畱

其報也

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

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空免死沒官從之江

夏王義恭還朝

自盱眙還也夏戶雅翻朝直遙翻

辛未以義恭為大將

軍南徐州刺史

欲以代始興王濬也

錄尚書如故初魏入中原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伐燕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

用景初歷

景初歷楊偉所

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

世祖克沮渠氏

見二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

得趙

敗玄始歷

徧考字書無敗字以徧傍從敗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斐字

時人以為

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九

昭陽大荒
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

刺史

用義宣刺揚州
至是始出命

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

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

帥讀曰率將即道
亮翻騎奇寄翻

成等引還南鄭

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

壬

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

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朝直遙翻

戊子詔江州刺

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

水經注江水中東逕江夏軼

縣故城南縣故強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孟康曰軼音汰師古曰軼又音徒系翻

嚴道育之亡命也

道育亡命事上始上卷上年

分遣使者搜捕甚急

使疏吏翻

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

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土民張旻家

旻疑古翻

濬入朝復

載還東宮

復扶又翻

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

受拜荊州刺史之命

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旼家者上遣掩捕得其

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

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

上謂濬與太子

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

惆丑鳩翻惋烏貫翻

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

言待二婢至檢覆

審其事乃罪二子也治直之翻

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

事見上卷

上年祝讀與呪同職救翻

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

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

取盡

謂欲先自殺也

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

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商臣之事也濬辭氣凶

恃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激也

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

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

史言魏難未已濟子禮翻

帝欲廢太

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

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

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事也

送尚書僕射

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

送典故與二人也

武陵王駿素無寵

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

駁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

南平王鑠建平

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

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

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

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

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

願以義割

恩略小不忍

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不爾便應坦懷如初

謂坦懷待

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

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

生慮表取笑千載

易以鼓翻難乃旦翻載祖亥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

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懇懃三思

且彭城始亡

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

人將謂我無

復慈愛之道

復扶又翻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

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

坐徂卧翻

出閣謂僧綽

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僧綽年少

於湛故自稱為弟

鏢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

次

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

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

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

竊聽者

屏必郢翻帝自以爲謀莫密於此矣

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

告濬

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識畧又在吳孫亮之下

濬馳報劭

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

齊帥

主齋內仗衛又掌湯沐燈燭汎掃鋪設帥所類翻

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

慮諸弟為難也難乃旦翻

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

事見一百一十三卷十六

年

至有實甲萬人

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

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及明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書

劭性黠而剛猛

黠下八翻

桀也慧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

僧綽密以啟聞王僧綽又啟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

將即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

辰朔宋畧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

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

二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

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廢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

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

左積弩將軍王正見

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

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

並入宮劬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

內省無過不能受枉

省所景翻

明旦當行大事

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

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弑之

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

驚愕莫敢對淑弑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善思猶今人言好思

量也劬怒變色弑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

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

言病風喪

心或致有是言

劬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

眄眼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

否 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

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

旋還反也疾也

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

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

還左衛率省也

繞床

行至四更乃寢

更工衡翻

甲子宮門未開劬以朱衣加戎服

上乘畫輪車

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

杖左右開四望絲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有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

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

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

從才

用翻朝

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停車奉化門

奉化門東宮西

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

上時掌翻

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

停留以候門開曰守

從萬春門入

萬春門臺城東

門

舊制東宮隊從不得入城

言不得入臺城也

劭以偽詔示門

衛曰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

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

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

東西二堂而已考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

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

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

之年四十七

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

趣七喻翻

劬進

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

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

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

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

有禁中湛時為侍中入直上省

聞誼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

此乃匿傍小屋中劬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

皆望風屈附

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罕將即亮翻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

興卜天與

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

不暇被甲

被皮義翻

執刀持

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

堂幾中之

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

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

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

將斷丁管翻將即亮翻

左衛將軍

尹弘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劭使人從東

閣入

東閣東閣門也

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

劭尊帝廟

號中宗孝武帝即位改廟號曰太祖

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

在西州

濬自京口入朝墅居西州帥讀曰率

府舍人朱灋瑜

府舍人者濬府之舍人也

自晉以來諸王
府舍人十人

奔告濬曰臺內誼譟宮門皆閉道上傳

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瀾瑜勸入

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

濟不讀
曰否

騷擾不知

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

子當投袂赴難

難乃
旦翻

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

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

頭兵士亦千餘人

從才用翻史言濬鑠
之衆足以討除逆亂

俄而劭遣張超

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

屏必
逞翻

即戎服乘馬而去朱瀾

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

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

石頭倉城有積粟

不過三

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

有復言者斬

復扶又翻

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

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

梟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兼梟獍之心以為心

劭

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

內謂臺內

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

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

號戶

刀翻惋烏貫
翻 匈奴女六翻

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

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

不

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

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

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

也
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

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

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

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

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

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

事見上卷二十八年

我已為卿除

之矣

為子偽翻

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騎奇寄翻校戶

教翻軍隊軍主

隊主所統之兵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

書

王僧綽于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

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

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

水經巴水

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詣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策略也

三月乙亥典

籤董元嗣

武陵王鎮彭城董元嗣已為府典籤

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

殺逆

殺讀曰弑

駿使元嗣以告僚佐

宣劭弑逆之罪將舉兵也

沈慶之密

謂腹心曰蕭斌婦人

言其怯弱無能為也

其餘將帥皆易與耳

易

鼓翻

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

謂張超之陳叔兒等

此外屈逼

謂魯秀龐秀之

等

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

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

不憂不濟也

沈慶

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

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尊保太后

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為母非禮也

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史言魏主

寵秩私昵之過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

以會稽名州也

會古外翻省

揚州立司隸校尉

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倣魏

晉都洛舊制

以其妃父殷冲為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

殷融

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

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

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雍州

刺史臧質為丹陽尹

雍於用翻

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

史

欲就會稽用誕統浙東五郡

劭料檢文帝巾箱

料音聊巾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

尋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

即所

上廢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翻

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

左西屬

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宋於西曹又分左右

所親咸

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

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羽化猶言登仙神仙

家所謂飛昇也

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

諸王侯列第於臺城

北故曰北第此皆穆武子孫也

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煜

臨川王義

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煜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瑾渠各翻

桂陽孝侯覲

新渝懷侯玠

覲音冀新渝當作新喻

考異曰

皆劭所

惡也

惡烏路翻

瑾義欣之子

義欣長沙王道憐之子

煜義慶之子覲玠

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

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

入內與母訣

武陵王母
路淑媛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

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

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

竣七
倫翻

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

天府謂
建康

若首尾不

相應

首謂武陵已倡義于
九江尾謂諸方征鎮

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

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

男以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

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

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

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

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

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啟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不

竣延之之子也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

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

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

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

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

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

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責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夏

戶雅

詔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

孫道產之子也

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

南譙王義宣

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

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

司雍皆受督于義宣故俱詣之

且遣使勸進於

王使疏

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

考異曰宋畧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敷逃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畧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敷作敦今從之

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

勲臣

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勲臣

方翼贊京輦

謂用為丹陽尹也

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

逆北諍翻

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

劭尋錄得敦

毛晃曰錄收拾也

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

以外

戚子弟行杖以訓勅之故曰訓杖

厚給賜之

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

陵

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嶷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

謚曰景皇帝廟號中

宗

史不用劭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謚號正劭弑逆之罪絕之也

乙未武陵王發

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

考異曰宋略移檄

亦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奉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

使共討劭州郡承

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

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

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

平城起兵以應尋陽

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

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

帥讀曰率下同

南譙

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

赴義宣

將即亮翻

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

思話繫張永於獄事

見上卷

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

張暢永之羣從

上年

也故義宣

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

受會州刺史之命

使之為書

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

說輸芮翻

國家此禍開闢未聞

今以江東驍銳之衆

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

唱大義於天下

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偽寵乎琛曰

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

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

康彊而江東

當須四方有義舉者

須待也

然後應之不為

弱其勢異也

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恥

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共戴天

禮記曰父

母之讐不共戴天

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

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

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荆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

以存荆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

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

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

說輸芮翻

正田子之兄子也

沈田子從

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

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

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

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

吾

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

嚴悉召下番將吏

宿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更不分番

遷淮

南居民於北岸

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

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

防其出奔也

移江夏王義恭處尚

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

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

發湓口

湓音盆

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

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

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

總中軍以從

從才用翻

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

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

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

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

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

三鎮謂雍

荆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

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

累切瑞翻

劭以為然

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

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

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

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

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

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

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

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

江夏王義恭以南軍

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

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坡

陀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

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夏王

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此義舫甫妄翻

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

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

乘虛或能為患

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

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

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

朝舊法

豐許靳翻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不

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

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

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

三方同惡勢據上流

三方謂荆雍江

沈慶之甚練

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

沈慶之常與蕭斌同在礪礪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

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又

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

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

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

弒逆事起蕭斌以官僚之舊逼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慙負天

地無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相息亮翻

劭不聽或

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

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

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

行下孟翻勞力到翻

親督都水治船艦

都水

漢官處處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

壬子焚淮

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

秦淮水之北也

立子偉

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

裕之之兄子也

褚裕之見一百十卷
晉安帝義熙六年

濬為侍中中書監

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

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

欲以代
武陵王

太尉司馬龐

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

劭委龐秀之以
掌軍隊秀之先

奔南軍故人情
大震先息薦翻

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

雍州刺史

欲以代臧質
雍於用翻

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

鵲頭在
宣城郡

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兵蓋其地在鵲州之頭

宣城太

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疊逆

滔天

說輸芮翻
豐許覲翻

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

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

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

此上策也

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

帥讀曰率

詳擇水陸之便致身

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

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

列置烽臺者即候道

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

子也

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

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

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

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名望耳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

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

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

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冶城按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

置縣也繼戶黥翻上時掌翻

淮上

秦淮之上也

移書朝士為陳順逆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畧

故有必勝之理矣

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

檄亦至嶠素恒怯回惑不知所從

冠古玩翻
恒去王翻

府司馬丘

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

南洲

屬姑孰降戶江翻
下同屬之欲翻

已未軍于溧州

溧音栗

王自發尋陽有

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内

在室在舟凡寢卧之所皆謂之卧内將即

亮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

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内外
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

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

接遐邇

間古
覓翻

昏曉臨哭若出一人

臨力
鳩翻

如是累旬自舟

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已
未至溧洲十三日耳丙寅

至江寧方二十日今日累旬當是以至江寧為限耳 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

為壘

考異曰宋畧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

劭乃水陸出 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軍今從之

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 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柳元景以之 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 驤思將翻

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

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 史言唯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

部之兵 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精耳

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鼓翻數所角翻

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

留數人宣傳

宣傳號令也

劬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劬衆遽

止

師之耳目在于旗鼓鼓疾所以進衆鼓徐所以退衆魯秀誤鳴退鼓天使之也

元景乃開壘

鼓譟以乘之劬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劬更帥餘衆自

來攻壘

帥讀曰率

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

赴死馬澗澗為之溢

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劬手斬退者

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劭僅以身免走

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

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

夏戶雅翻
騎奇寄翻

劭殺義恭十二

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

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

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子諱鍾改曰蔣山稽音

啟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

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即蘇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鐸並錄尚書事戊辰武

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

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

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散悉置

翻誑居況翻

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

諳烏含翻

乃

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已已王即皇帝位大赦文

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

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

改謚大

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

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

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

此劭所下赦文所該也

庚子以南

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

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騎奇計
翻下同

沈慶之為領軍

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

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

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

州兵二萬至新亭

雍於
用翻

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

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

將即亮翻
帥讀曰率

先是世祖遣寧

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

考武帝廟號
世祖時初即

位而遽以廟號書之蓋
因舊史耳先悉薦翻

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

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

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

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將音即亮翻

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

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

今常州有武進縣奔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

牛奔此因以名之

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

崗方山埭以絕東軍

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

時男子既

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

大航即朱

崔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其月三日按宋畧甲戌乃二日也

王羅漢聞官軍已

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

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

師即秦淮北岸也幢隊幢隊主副所領兵也降戶江翻

器仗鼓蓋充塞路衢

塞悉則翻

是夜劭閉守六門

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

於門

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

塹七艷翻

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

爭踰城出降

降戶江翻下同

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

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于軍門

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

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

為軍士所殺剗腸割心諸將齧其肉生噉之

噉徒覽翻又徒濫翻

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

七王建平王宏及東海王禧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或建

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蓋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

劭穿西垣入

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

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

為見哭

覆敷又翻臧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劭呼為丈人

又謂質曰劭可啟得遠

徙不

不讀曰否

質曰主上近在航南

航南謂大航之南

自當有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縛劬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

璽斯氏翻

以問劬劬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劬及四子於牙

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鏐南走

帥讀曰率

遇江夏王

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

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

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

天子出行幸所居之所謂之行

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
旌門之外謂之行闕

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

不讀

曰否史言劬
濬狂愚望生

義恭又曰此未可量

量音良

勃與俱歸於道

斬之及其三子劬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

梟堅堯翻

暴尸於

市劬妃殷氏及劬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

媵以證翻

汙瀦

劬所居齋

古者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

文停水曰瀦

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

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

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

免於誅

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

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

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

璞累為濬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

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

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

承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儀修容
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

太后丹楊

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

王導東晉

元臣子孫為江左衣冠甲族

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辛卯

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

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

大夫謚簡侯

旌其死難也

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

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

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

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

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閣
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

當中開黃閣設內屏

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

為于偽翻

帝以尚之偃

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

所謂全脫者
活三鎮士民

家口朝

直遙翻

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

史位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

刺史謚壯侯

旌死節也

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

卜天與袁淑徐湛之

江湛四家粟筆錦翻賜穀也
供給也又力錦翻廩食也

張泓之等各贈郡守

旌其戰死

也

戊戌以南平王鐸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

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還自謁陵也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

屯五州時

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

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

帥讀曰率

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

語牛倨翻信使也

臧

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

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冠古玩翻

方應伐

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

雍於用翻

質慮其

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

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

為兗州刺史

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

賞封顏竣等為公侯

竣七倫翻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

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

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

盱眙

盱眙音怡

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

皇太后赫連氏殂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

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

沈約曰晉懷帝分荆
州立湘州成帝咸和

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
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
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劼以營
道侯義恭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為荊州舉義欲分其
軍府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荆湘二州
刺史湘州之立寔是在是年也更工衡翻 愷為宜陽縣

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

將即
亮翻

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

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宋有細作
署令大明

四年改為左
右御府令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

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

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湖陸議者

必以為胡衰不足避

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衰

而不知我之

病甚於胡矣

兵甲饋餉之費虛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運之衰

今空守孤城

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

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

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

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

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

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

盡可蹻足而待也

蹻巨驕翻

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

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言不濟事

也悍下罕翻
又侯盱翻

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

可矣薄其子則亂也

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凡灋有變

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

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言帝既能討元凶劬之罪

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

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

金不及百兩

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

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

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

著衣也

著陟畧翻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

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

此等

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徼利祿耳凡厥庶民制度日侈

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

民明已瞬眴

明謂來旦也瞬與瞬同匹詣翻

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

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

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

也嗚呼先悉篇翻

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稱尺證翻

王彥

識未堪務不應強仕

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

且帝子未官人

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

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

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鎮之弊

又俗好以毀沈

人不察其所以致毀

好呼到翻沈持林翻沈言沒人之實也

以譽進人不

察其所以致譽

譽音余下同

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

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

論語子貢

問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諸州中凡無世不正品定人物高下其手毀譽之失實也久矣

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

令之本非實故也

朗指帝求言非實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

之弟也

周嶠為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

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

糾若廢灋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

爽差也

臣

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

詔不

不讀曰否

莊弘微之子也

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

上多變易太祖

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元嘉之制守宰以六

期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

乙丑魏濮陽王問

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

若文伏誅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

子劭所任出降最晚

鑠為始興王濬所挾而走遇江夏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

上潛使人毒之已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楚世

子商臣弑君父而自立卒後謚曰穆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弑之

弟也

蕭弑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

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

考異曰

蕭簡傳作劉玩今從本紀

始興太守沈滙系討之滙系慶之之從弟

也

從才用翻

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

守

誑居况翻
為于偽翻

琬先至止為一攻道灋系至曰宜四面並

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灋系曰更相申五十日

申容也又緩
為之期曰申

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

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灋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史言
沈氏

兄弟皆能宣力于一
時還從宣翻又如字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

秀為司州刺史

為魯秀從臧質
等稱兵張本

辛酉魏主如信都中

山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

庶子等各減舊負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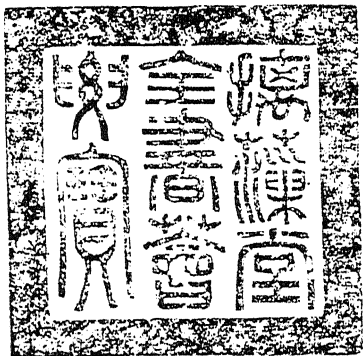
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
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

人舍人十六人洗
馬八人更工衛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